

Simple

西門坡

姚鄂梅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西門坡

Simple

姚鄂梅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门坡/姚鄂梅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3. 10

ISBN 978-7-5321-4961-2

I. ①西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29533 号

责任编辑: 方 铁

封面设计: 周志武

西门坡

姚鄂梅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.125 字数 202,000

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961-2/I · 3890 定价: 30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9211091

1

事情都是那部操蛋的法律引起的。

作为一个安分守己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家庭主妇，我从未想过这辈子还会跟法律扯上关系。法律是什么，那是国家的上层建筑，是天上的飞机，我却是地上的蚂蚁，我们八辈子都扯不到一起。但我想错了，飞机有可能会紧急迫降，我所在的地方有可能新建一个机场，总之，飞机跟蚂蚁不可思议地相撞了。

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，婚前他付了首期，不是我不想付，风气如此，当时大家都是这么操作的，男方付首期，女方买家具家电，负责装修，因为他是有工资卡的人，我的收入则是汇款方式，如他戏言，他是月薪族，我是支票族，所以婚后他负责还房贷，我则负责各项生活开销。

事到如今，女儿小优已近五岁，我突然发现，自己被高悬头顶金光闪闪的新婚姻法掠夺一空。

本来也没到离婚的程度，当大家都在热烈讨论这部法律的时候，我们也在家玩起了模拟财产分割的游戏。“哈哈！”他仿佛无意间挖到一箱稀世珍宝，“也就是说，这个家，属于你的只有这些家具家电，以及墙上地上的装修。”

我哼了一声：“笑话！那我结婚这七年算怎么回事？做了七年长

工？当了七年保姆？”当时我正在平底锅里煎蔬菜饼，这样可以引诱女儿多吃点蔬菜。

“不对，现有存款和手上的现金你还是有一半的。我来帮你算算。”

我把绿色小饼盛进盘里，取叉子的时候，一眼瞥见他还戳在那里默算，就骂道：“算你个头啊！没良心！”其实，婚后不久我就发现他有点贪财，还爱占小便宜，幸好他只是个无甚地位的上班族，贪不到什么不义之财。

“怎么是没良心呢？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，又不是我个人的意思。”他大笑着摊开两手，绕着饭桌走来走去。

“我不管法律不法律的，我只问你，真要分的话，到底是依法分割，还是凭良心？”话说到一半，我突然意识到这话题已超出玩笑范围，便关了火，扔下围裙。

“良心和法律，并不矛盾啊。”他一脸坦荡地望着我，两颊上的笑肌像关门一样，关得平平展展。

如果他仍然一个劲地笑，事情也许不会变得这么严重，我会以为他只是在开玩笑，我们都在开玩笑，但他这句话不是笑着说出来的，他陡地严肃起来，一副知法守法的良民模样，这就变了味了，人之间不就是通过表情来阅读内心的吗？虽然日子一天比一天寡淡无味，但我并不是个对生活有过高要求的人，男人像个男人，女人像个女人，孩子像个孩子，在我看来就算是其乐融融的一家。但他变了脸，我马上觉得，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了。

身为一个男人，不说要撑起全家人的天，至少也要撑得起一把三个人合用的雨伞，他倒好，一旦窥到自己有独享这把大伞的机会，马上得意洋洋，至于那母女两个，管它是瓢泼大雨还是大雪纷飞，都跟

他没有关系，法律允许他撇开妇孺，躲到一边去独享。难怪他要欢欣鼓舞，原来这法律正好契合了他内心无声的渴望。

话说回来，现实生活中，他的确打不好那把伞，碰上出门下雨，他看似努力把雨伞举得高高的，我和孩子还是浇了两身湿，他倒干爽利索得很。睡觉也是，只要躺下，必定把自己裹得粽子般严实，至于旁边的老婆孩子还有没有被子，那不是他该考虑的事情。

这么一分析，顿觉他的自私不是一种行为，而是从小养成的性格，是他身上的一根连筋带血的骨头，下辈子都不会有改观了。

他后来竭力申辩，他并没打算真的离婚，把我们赤手空拳扫地出门，他只是说，如果……

那也不行！我的解读是，你一眼看到了这个可能，并且为这个可能感到兴奋，就算是这样，就算只是这样，已经不可以原谅了。

你可以发现这个可能，但你不能把它说出来，你可以躲到一边去兴奋，但你不能当着我的面表达你的得意，一旦你说出来，表达出来，我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原来我一直生活在假设之下，牵制之下，我必须俯首帖耳，安分守己，温良贤惠，勤快听话，稍微出点异常，带着装修和家具家电滚蛋就是对我的惩罚。太不公平了！太屈辱了！绝对无法原谅。

模拟财产分割很快有了真实离婚的意味。

轰轰烈烈的争吵中，突然听见一个专家在某个媒体上幽幽发声：“有糟糕的爱情，就有糟糕的婚姻，就有糟糕的婚姻法。”

这声音让我陡地安静下来，我开始反省自己，很快就得出了结论：并不是这部法律把我的生活戳破了一个洞，在这之前，这个破洞一直存在着，只是我的目光一直落在旁的事情上，没有发现这个破洞而已。打个比方，我一直在一只可疑的窰井盖上自以为是地跳舞。

有了这个结论,我突然偃旗息鼓。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让自己的人生继续糟糕下去,不如鸣金收兵,转移战场,家庭之外才是取之不竭的富矿,两个人之间,就算死磕到底,又能得到什么?

“就按袒护你的法律给我结账吧,”我冷静地跟他说,“家具家电我都不要了,装修我也捱不下来,统统给我折算成现金。”

“你自己按折旧率算嘛,看看七年以后它们还值多少。”

他还要算折旧!我再也控制不住了,一巴掌甩了过去,他的眼镜飞到门上,跌落下来,花样滑冰选手似的从这间屋哧地滑进那间屋。苍天在上,我从生下来到现在,从没打过人,从不知道打人原来是这么爽。

还没爽完,就被他飞起一脚踢在后背上,我向前一扑,差点撞上端着水杯的小优,幸亏小优端的是乐扣杯,可是天哪,她杯子里插着根吸管,万一跌倒在地,吸管戳到她脸上……我打了个冷战,多么歹毒的人哪,我回过身,报仇雪恨似的扑过去,又踢又咬。

小优裁判似的在一旁跑来跑去地喊:“咬人是不对的!妈妈轻点!妈妈轻点!”

心里突然一慌,要多少年以后,她才能纠正自己的错判呀。

离婚开始进入程序。我冷静下来,就依他的,协议离婚,何必去交那么大一笔律师费呢?我以为他终于良心发现,决定撇开法律,一人一半地分割财产了,谁知他嘟囔了半天,还是那个意思:协议也得有个依据,而唯一的依据只能是法律。既然说来说去都得仰仗他的法律,那干脆上法院好了,就算我输,也要输得爽气。看在我做了七长年工的分上,他同意由他去起诉,这意味着诉讼费由他支付。

如果钢铁般的法律都不能保护妇孺,一个原本不足以依靠的男人,失去也没什么可惜。所以我拒绝法院的调解,甚至连小优的抚养

费,我也宣布不要了。“我恨自己瞎了眼睛,竟没看出你原来是这等货色,就当自我惩罚自己有眼无珠好了。”我真是这样想的,与其每月看一次这张让我愤怒的脸,不如从此两不相见,成为陌路。

一切本该就这样平静地落幕,都怪那个法官多了句嘴。宣判就宣判吧,判决书念完了,你还啰嗦个啥?可我清清楚楚听见他站在审判席上,一边收拾文件一边用愉快的口吻说,这是新婚姻法实施后他办的第一件离婚官司。言下之意,我的离婚仿佛是在庆祝新婚姻法的实施。我一回头,正好看见他一边急不可耐地脱着庄重的法官袍子,一边笑容满面地跟刚刚成为我前夫的人握手。我突然血冲脑门,“昏官”两个字还没喊出来,一直握在手里手机已经朝那个法官飞了过去。

我被闻讯赶来的110带走了。面对警察,我依然怒气高涨:是的,我是用手机砸了法官,我很遗憾没有砸中他。是的,我承认他是在依法判决,但那法律有问题。是的,我骂了他,砸了他,作为法官,他不该用庆贺的口吻来谈论我这个新婚姻法的牺牲品。该道歉的是他,而不是我,难道一只被宰的羊还应该去向屠夫道歉?我没有讲理的地方,只有动手,这样比较解气。

我在派出所关了两天,第二天下午,他过来交了五千元,把我取走了。路上,他说:“打人打上瘾了吧?一个女人,动不动就打人!你打得过谁?看吧,最后还是我来取你,除了我,谁管你的死活?”

“得了吧!”我看也不看他,“要不是孩子没人带,你这个财迷会来取我?”

出来了我才知道,我在一夜间成了名人,并且拥有很多支持者,多半是女人,她们都觉得新婚姻法对女人不公,还有几个记者想来采访我,但我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再多啰嗦,赶紧牵了女儿,拿着家具家

电和装修折算下来的十万块钱，背着我们娘俩的换洗衣服，一脚踢开大门走了出去。

他在后面喊：“小优再见！”

我扯了小优一把，“别说再见，别再见这个坏人，从现在起，你记好了，他不是爸爸，是坏人。”

我没法大度，没法不恨，按市价，这套房子值一百八十万，我辛辛苦苦工作，勤勤恳恳做家务，我怀孩子，生孩子，带孩子，洗涤剂伤害了我的手，家务活损坏了我的腰，油烟熏黄了我的脸，却只得了……不说了，所以昨晚我故意烧坏了卧室的地板。

我把怀孕前的衣服统统找出来，堆在地上，我无法带走它们，因为我的身材变了，那些有着纤细腰围的衣服，像过去的照片一样成了历史，像我当年千挑万选呕心沥血买来的家具家电和装修一样，不值一文。我蹲在地上点燃打火机，纤维发出难闻的臭味，很快，木地板也烧着了，他惊慌失措地跑过来，奋力扑火，我却笑了起来。

我知道这样做很无聊，但总比再次打起来好。我一定不能再当着孩子的面打架了，有些印象会纠缠人一辈子。

他在后面啪嗒啪嗒地跑。小优说：“爸爸追来了。”

心里一动，难道望着我们娘俩的背影，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良知终于苏醒了？但我没回头，到现在才觉醒，未免太迟了吧。

“哪，你的伞！”

原来是我掉在玄关里的小阳伞！我猛地转身，一把夺了过来，照他身上狠狠砸了过去。

这一回，女儿没喊砸人是不对的，她牢牢牵着我的手，一声不吭。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

我们打了一辆车，直奔地铁站，出了地铁，又进了火车站，女儿一

路小跑地跟在我身边,小脸兴奋得发白,她最喜欢我带她旅行了。她站在列车时刻表前,学着大人的样子,煞有介事地看上看下,“妈妈,我们要去哪儿呀?”

“妈妈带你去一个亲切的地方。”

2

我像所有没出息的女人一样,受了委屈就想往娘家跑。

其实娘家早已散了,两个哥哥各自成家立业,老父亲一人独居。

我把行李安放在父亲家里,房子不大,一室一厅,短期客居问题不大,长期寄居就不好说了,我决定先不提离婚的事。

第一顿饭在大哥家吃,大哥下厨,鱼虾俱全,清淡美味,女儿很快就吃完了一碗饭,高高兴兴下桌子玩去了。我试探着对大哥说:“我回来吧?”

“回来干吗,好不容易混到大城市去了,赖也要赖在那里,起码对孩子有好处。”

大嫂死盯着我问:“她爸爸也想跟你一起回来吗?”

我呵呵一笑:“随便说说而已。”试探结果看来不妙啊,就说,“大城市也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好,生活成本高,节奏快,活得很紧张,很累。”

大哥很有感触地说:“小城也一样。如今哪里都一样,要想活得轻松惬意,只有等到年老,我看那些退了休的人都过得不错,有钱无钱,天天跳舞打牌。”

虽然是周末,但大家都懒得出去,吃过午饭,有的睡午觉,有的看电视,将近四点时,女儿不知从哪里找出一本书来,要我给她讲故事,

书是侄儿以前看过的，他现在上大学去了。只好讲故事，讲啊讲啊，口干舌燥时，我站起身去喝水，听到大嫂在小屋里问大哥：“她们晚上还要在这里吃饭？”大哥说：“好像没有走的意思嘛。”

什么东西重重放下的声音：“又不早说。就吃中午的剩菜吧。”

我也太不知趣了，竟然忘了大嫂待客历来只招待一顿的规矩，赶紧退了出去，大声叫起来：“小优，我们走啦！这是谁的书啊，借我们带回去看好不好？”

大嫂应声走了出来：“拿去吧拿去吧，这书现在没人看了。”

第二顿饭在二哥家吃，二哥的孩子上中学，从早到晚在学校食堂，两口子习惯了在外面撮饭，只要有饭局就少不了他们，实在没有饭局，就往牌友的餐桌上凑，家里的厨房已经很难开张了，不是缺盐就是少油，砧板长时间不用，都干裂成两半了，请我们娘俩，自然也在小饭馆。吃到中间，小优不小心打破了一只杯子，二嫂脱口而出：“要死！叫你妈赔。”结账的时候，店家真的算进了那只杯子，多收了十块钱，二嫂大声跟老板讨价还价，终于答应只赔五块。我想掏钱，看看二嫂气呼呼的样子，又怕把气氛搞得更僵。出了门，二嫂开始骂骂咧咧：“老子一天工资才几块钱？一家大小在这里吃他的喝他的，临走还得给他买个杯子。”小优怯怯地看着二舅妈，从她打破杯子那一刻起，就一直老老实实，再没敢吭声。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摸了摸她的头发，算是安慰。

然后就龟缩在父亲家里，哪里也不去了，哥哥们也不再露面，我像在家里一样，每天清早或者傍晚去趟菜场，自掏腰包买些时蔬和水果，再买点汤骨，到点准时下厨，老少三代，每顿两菜一汤，倒也简单自在。

有一天父亲叹了起来，“三年没见面的妹子，请你吃顿饭就算

完了？”

“他们都忙得很。”我在大盆里给父亲洗被子，小优在旁边戳肥皂泡玩。

“她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从你们结婚到现在，我只看到过一次。”

“他那个人很无趣，不看也罢。”我知道父亲心里在想什么，赶紧给他堵了回去。

父亲衣柜里绝大多数衣服，都被我翻出来洗了一遍，晒得干干松松，叠得整整齐齐，照原样给他放了回去。为便于施展厨艺，又给他添了好些厨具，父亲很高兴，说好久都没享过这种福了。

我抓住机会，接住他的话头说：“你要是喜欢，我就回来，让你天天都享这种福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就怕她爸爸不同意。”

“管他！只要你同意。”

父亲脸上突然没了笑意，“你们还好吧？”

“我们刚离。”不能再撒谎了，我预备的那点腐蚀父亲的专项资金都快花光了，专款专用，这是我一向坚持的原则，否则财务就会混乱，混乱则直接导致入不敷出。

出乎我的意料，听到我的回答，父亲竟没吭声，他坐在门口，目光落在很远的地方，不紧不慢地摇着蒲扇。

大概过了十多分钟，当我洗完一盆衣服，捶着腰站起来时，父亲终于开腔了。

“我这里也落不下脚呀。”

这个弯转得很大，大得让我怀疑他一声不吭的当儿，其实是去了很远的地方，首先，他去了趟我家，知道我所谓的离婚，其实相当于净

身出户，现在我们娘俩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。其次，他洞悉了我想寄居他篱下的打算，并做出了拒绝的姿态。

“你别想多了，我只是回来看看你，过几天就走的。”我只好临时改变了计划。我原来是想找机会慢慢做他的工作，让他把我们娘俩收留下来的。我是他唯一的女儿，我不相信他会见死不救。

从这天下午开始，父亲作风一改，不再坐在家里享清福了，他抢过菜篮子去买菜，拿出待客的姿态，给小优买点心，买牛奶，买玩具，打扫什么的也不用我动手了，口口声声说我平时太辛苦，好不容易回趟娘家，就安安心心地歇着。

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，他在强调这里只是我的娘家，强调我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岂有收回的道理？

我牵上小优出去散步。多年前，我曾是这里一所初中的英语老师，这是我熟悉的街道，但现在，逛了半天，一个熟人也没碰上。小优说：“妈妈，我们回家吧。”

“回外公家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们自己的家，我和你爸爸的家。”

我拼命忍住眼泪，“如果我给你一个新的家，就我们俩的家，你要不要？”

“好！”然后又说，“再加上爸爸。”

“好的！”我强忍泪花。我相信孩子的适应能力是最强的，忘性也是最大的，既然如此，我何必强加给她一些她不喜欢的东西呢，让她慢慢习惯突如其来的失去吧。

父亲瞒着我飞快地通知了两个哥哥，他们很快就来到父亲家里。

“从你成人以来，就没干过一桩对自己有利的事，你就像那个下山的猴子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”

大哥说得没错。这里曾经是我工作的地方，我在这里干了七八年，有了点小积累，单位甚至给了我一个小小的住处，以及一个依稀可辨的前景，正干得兴兴头头，小优的爸爸出现了，刹那间，我所拥有的一切，以及满心的期待，全都没了意义，似乎我生而为人，就是为了等待他的出现。于是不顾全家人的反对（太令人气愤了，爱情面前，居然要我考虑什么稳定的工作，以及那个又小又寒酸的小套间），屁股都没拍，就跟着他跑了。

“随随便便就离婚，你是年轻了，还是貌美了？”二哥的话更刻薄些，“人家离婚都是有了下家才动手的，要不就是得到了一笔赔偿，后半辈子吃住不愁，哪个像你，什么都没得着，还拖着个孩子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！当然要带着孩子，我是她妈妈呀，难道把她丢给别人？”我不想让他们发动第二轮批判，站出来主动迎战。

“她爸爸是别人？”

“废话！他一再婚，我女儿不就得有后妈？那不就是别人？”

突然都不说话了，就像再婚两个字一下子把他们打懵了似的。

“既然要带孩子，总得有个条件吧，你光着两只手出门，是不是对她不负责任呢？没见过像你这么傻的人。”

“不是我傻，是法律对我不利。”

“明知不利，为什么还要离呢？”

“不是什么事情都是有利可图才去做的。”

大家又不做声了，小优在一旁哗啦啦地翻着书，嘴里不知道在咕嘟些啥。

对我的批评和劝告一直持续到傍晚，才各自散去，父亲望着他们的背影说，吃了晚饭再回去嘛，没有一个人应声，厨房里只有两个西红柿和一把豇豆，这一点，大家在批判会上早就看得清清楚楚。

硬着头皮又住了四五天，父亲突然在我面前提到一个男人的名字，“你大概不记得他了，他倒还记得你，那时你还没结婚。去年他老婆肺癌死了，留下一个七岁多的儿子。他有房子，工作也还不错，据说马上还要买车。”

我警觉地看了他一眼：“我可没想再嫁。”

“一个人怎么行？你还年轻，孩子又这么小，多个人多份力。”

“我不想把家庭关系搞得那么复杂。”

“再婚的那么多，人家都过得好好的，有的甚至比以前过得还好些。既然走了这一步，就得继续往下走，路还长呢。”

父亲闷闷地坐着，目光落在很远的地方，自从知道我离婚后，他脸上最常见的就是这副表情。半晌，他说了句：“总比挤在我这里强。”

“如果只想有个住的地方，我何必离婚。”

“后悔了吧？我就说你是一时冲动吧，赶快回去复婚，趁现在火盆刚熄，灰还没冷。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“您就别替我操心了。”

没想到父亲居然不由分说开始安排我的相亲，居然把相亲地点安排在家里。一个中年男人突然出现在门口，肚子小山似的耸在中间，个头倒不小，站在我面前自我介绍时，我感到自己就像站在他的阴影里。他向我伸出手来，我的手正要伸出去，小优躲在背后狠拉我的衣服，拉得我摇晃了一下。手没有握成。

“女儿是吧？好可爱呀！”

他弯腰跟小优打招呼，小优尖叫一声，逃到墙角，面朝墙壁，捂着小脸。

因为一个男人走近我，一向胆小的女儿竟然松开死扯着我不放

的小手，老鼠般仓皇逃开，这就是她的选择，她宁愿逃开也不愿再依附于我，是觉得我保护不了她，还是感到我不再想保护她了？心里一阵酸痛，赶紧跑到墙角，严严实实把女儿抱在怀里。好了，妈妈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，就算是骑着白马来的王子，我也不会看他一眼，我只要你，我的小心肝。

男人坐在我们对面，一边喝茶，一边打量我们这对紧紧抱在一起的母女。父亲几次走过来，想把女儿接过去，“优优，我们去看喜羊羊。”“优优，我这里有棒棒糖哦。”她都不为所动，煮化的年糕似的粘在我怀里。

她看不懂局势，但她感觉得到隐隐降临的命运的壓力。

我只好道歉：“父亲之所以替我操心这事，是心疼我，但我自己还没准备好。”

“你不用准备什么，那是男人的事情。”

“我是说，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。”他显然误会了我的意思。

他一脸迷茫地眨了眨眼睛，“跟前夫婚姻没有了，但感情还在，是这个意思吗？”

我觉得不能再说下去了，我们总是对不上频道，总是差那么一点点。以我近四十年的生活阅历来看，这样的差距是没法缩小的，它只会越来越大。

当天晚上，我默默收拾好行李，坐在床边打量女儿的睡姿，如此珠圆玉润的小人儿，怎么看都觉得她不会是个苦命人。女儿啊，跟我一起上路吧，也许不是我在连累你，而是你在影响我、左右我、推着我前进呢，我是个相信命运的人，因为你的降临，我已经一年一年把自己改变了很多，没准这回也是你的意思，你叫我离开那个我看错了的男人，你叫我跟你一起相依为命，你想要一步一步把我变成坚不可摧